

# 听雨记

杨亚伟

雨珠轻叩着窗，我静静地坐在窗前，听雨声时急时缓，像古筝与琵琶的合奏。案上茶壶嘴儿吐出的白气，被穿堂清风轻轻揉碎，混着窗外湿润的泥土清香，悠悠漫入室内。书摊在膝头，汪曾祺《慢煮生活》的页角被我不小心折出小三角，书中那句“在这清浅时光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伴着淅沥雨声，缓缓在心底晕染开来，温柔又治愈。

这让我想起他在《五味》里写的箴言：“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此刻，这雨声落进白瓷盖碗里，竟泡出了岁月沉淀的醇厚与安然。

起身续水时，抬眼望见细密雨珠落在玻璃上，拖出一道道绵长水痕，温柔的雨景牵出尘封的往事，让我忆起30年前在乡镇工作的日子。那时每逢雨季，总是套上雨靴往村里跑，看雨水顺着沟渠灌进果园田地里，果农们穿着塑料雨

披在果园间穿梭。记得有次在苇子坑村，老王头撩起雨披下摆擦着手，笑得皱纹里都淌着水：“这雨下得及时，果树喝得饱，秋收就有指望了。”茶汤入喉的刹那，那些年泥里来雨里去的时光，像极了这茶汤里沉沉浮浮的叶梗，透着生活的本真。

雨势渐密时，苏轼于黄州所作“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诗句倏然涌上心头，旷达诗意与眼前雨景相映相融。思绪流转，又念起我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的那段时光。记得那年夏天遭遇特大暴雨，我和几个同事连夜下乡查看灾情，雨水没过双膝，道路泥泞难行，田间作物尽数受灾。一位老同事动情地说：“看这沟壑都成河道了，我们必须抓紧组织力量，疏通沟渠、修护田地、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农时不等人啊！”后来灾后重建，我们又去这些村子，老乡们送来新摘的西瓜和“苏翠1号”梨，那清甜滋味至今难忘。

杯中茶汤将尽，瞥见墙上的老挂钟静静游走。清脆的秒针声与窗外错落的雨声悄然共振，声声相融，漫出满室安宁。这熟悉的韵律，不禁勾起深处记忆。犹记刚参加工作时，在县政府办公室连轴忙碌的日夜，案头翻动文件的轻响、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朝夕相伴，岁岁如斯，那是青春奋斗最质朴的模样。

雨停的间隙，我踱到阳台，发现花盆里的小石榴树抽出了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指尖触到新芽的鲜灵，忽然想起退休前有次下乡调研，在吕梁山下，临别时一位老乡塞给我一包自家种的茶叶，说：“老哥尝尝，咱这的茶一点不比南方的差。”此时静坐听雨，杯中茶香袅袅，这茶香混着雨后的清新，清雅绵长，回甘悠远，竟比诸多名茶都耐品。

重新落座时，发现《慢煮生活》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笺，是20年前下

乡时随手记的农谚：“春雨贵如油，夏雨满地流。”墨迹早已晕开，却比任何印刷体都鲜活。杯中的水又凉了，我学着早年在老家乡中所见的模样，把冷茶往花盆里一浇——石榴的新芽闪着光，像极了那些年我在田间地头见过的沾着晨露的麦穗。

良久，雨终于停了。案头书签悄然滑落，捡起时发现是去年秋日珍藏的银杏叶，叶脉清晰，留存着金秋的温柔。汪曾祺那句“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穿越岁月光阴，此刻竟与这雨后的澄明悄然相融。

茶壶里的余温尚存，书页上的水痕未干，这雨日之韵，终究是岁月馈赠的慢板乐章。而那些年在土地上奔走的岁月，早已化作茶汤里沉淀的滋味，正如老话所言：“庄稼经得风雨润，日子熬得苦回甘。”这盏茶里的懂得，无需多言，却已足够。

##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文章鱼和赵宇上听到房婷的哭骂声，心痛欲裂，转身向吕思扑来。吕思一手握住房婷肩膀，一手击退二人的进攻。

吕思指上用力道：“不知肩胛骨破碎后会发出什么声音。”

房婷嘴硬道：“小淫贼，你若敢放我，日后我必杀你。”

吕思听出她有服软之意，笑道：“我偏要将你放了，看你日后如何杀我！”

房婷冷哼了一声，飞身上马道：“今日之仇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小淫贼咱们走着瞧！”说完打马离去。

文章鱼和赵宇上急忙跃上马背紧追而去。

傍晚时分，郭家庄外缓缓走来一个驼背老者，须发皆白，肤色黝黑，此人正是乔装打扮的吕思，他见江湖之人对他多有误会，便想出了乔装打扮之法。

吕思远远瞧见高高耸立的白色布幡，心道：“原来郭家庄有人死了。”

进入庄内，哀乐声渐渐响亮起来。吕思自忖道：“今日毕竟是郭父老贼举办盛会的日子，即使庄内有人死去，也不该弄出如此大的动静。”心中一动想道：“莫不是郭父老贼家中有人丧命了，但愿不是郭父老贼，否则我怎么寻找其他三贼。”

吕思跟随路人来到一座庭院前，庭院大门敞开着，房门四周布满了白色饰物。大门两侧站着两个身着缟素的庄丁，其中一人向吕思问道：“不知老人家怎么称呼？”

吕思沙哑着声音道：“我是从吴国而来，我……”

家丁满面怪异道：“莫非老人家是吴越明駝？”

吕思咳嗽道：“你识得我？”

家丁道：“果然是吴越明駝到了！前辈大名吴楚之地谁人不知？”

吕思又干咳几声道：“我来问你，你们府中出了什么事情？郭庄主还好吧？”

家丁面色悲戚道：“也不知道庄主得的是什么病，前日还好好的，谁承想突然之间就撒手西去了。”

吕思惊呼出声道：“什么，郭父真的死了？”

家丁道：“我家庄主确实西去了，原来前辈还不知情呢？”

吕思道：“你自去忙吧，不要管我。”

吕思站在院中向大厅内瞧去，只见大厅居中位置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前面是一张供桌，供桌上有一个灵牌，上写“先父郭父之灵位”。供桌两侧跪伏着三个身着重孝之人，吕思认出左边是郭角与小青夫妇，右边是郭小玉。

郭小玉静静地跪立着，面色苍白，毫无一丝表情。吕思想起前情，心中五味杂陈，喃喃自语道：“怎会这样？郭父老贼怎么就死了呢？”

此时，前来祭拜之人络绎不绝，郭角一边回礼叩拜一边说道：“明日比武大会照常进行，烦请英雄准时参加。”祭拜之人安慰数声，随后答应着离开。

吕思担心被郭小玉认出，转身向院外走去。他信步来到比武场，此地相对安静，鲜有人影。吕思瞧着擂台上飞扬的旗帜发呆，突然，身后传出干咳声。吕思回身瞧去，见一个面相冷峻的中年男子正瞧着自己。

中年男子抱拳道：“敢问尊驾如何称呼？”

吕思回问道：“你可曾听过吴越明駝？”

中年男子反问道：“你可识得我？”

“报上名来？”“南宫侯张偃！”

吕思常听宗伯邑提起张偃，因为张偃是他父亲生前的至交。吕思乍遇亲人，心中百感交集，一声“张伯伯”脱口而出。

中年男子面现惊疑之色，问道：“你唤我什么？”

“张伯伯，我是吕思，前吕国国王之子。”

“思儿？怎会是你？你怎么如此装扮？”

两下相认后，张偃语声严厉道：“玉面毒狼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会落此恶名？”

吕思急忙分辩道：“张伯伯千万不要听信江湖传言，侄儿是冤枉的。”随后，他将离开宛东山后发生的事情都说与张偃。

张偃听后安慰道：“原来是太子刘启设计陷害，三个月前贤侄尚在梁国陈县境内，又怎会在吴国做出人神共愤之事？”

“张伯伯知道漠北四鹰吗？”

“我从未听人提起过。”

“郭父既死，其他三个恶贼如何追查？”

“只要他们尚且在世，总能找到他们，只是现下你要如何洗清身上的污名？”

“侄儿还未想到这一层，请张伯伯指点。”“我在江湖之中尚有威望，我来为你证明。”

“多谢张伯伯！”

“比武大会是为你洗清污名的最佳时机。”

“请张伯伯明示。”

“诸郡国、各门派都有人参加比武大会，在此证明清白，天下皆知。”

“张伯伯如何为我证明？”

“凭贤侄的武功再夺得一次武试头名也是易事，你仍以这身装扮上台比武，夺得头名后再还原本相，那时你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我再上台为贤侄做证。那时，你的清白自然天下皆知。”

（未完待续）



## 父爱如山

谢正义

你像一座山那样沉默  
额头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多  
我小时候总想爬到你肩上  
云飘来时像你撑起的屋檐  
你的背影是我出发的地方

到了少年我就想翻过你  
踩着碎石和荆棘也不怕  
到了山顶发现什么都没有  
你松了手说去吧路自己走  
你的影子却一直跟着我

后来你的背脊慢慢弯下来  
白发从耳边长出来像野草  
大雨里你也不躲一下  
雷声响了你也不吭一声  
你还是那样稳稳站着

春天你拧开院子的水龙头  
夏天你挡在太阳晒来的方向  
秋天落叶堆满你坐的板凳  
冬天你默默添一件旧衣  
日子就这样绕着你转

我在山脚下盖了新的房子  
门窗都朝着你家那边开  
风大雨大墙摇晃起来时  
我就想起你从前的那些话  
像碎石一样铺成了路

今晚我提着灯看你的脸  
每道皱纹都是走过的路  
你低头看我像小时候那样  
我把额头贴在你胸口上  
忽然间全懂了山的安静